

芬兰终身学习的概念意蕴与治理指向

李 艳 李家成

【摘 要】在全球竞争、生态可持续性危机和数字化时代,芬兰改革者坚信“生产”个体能力的最佳方式依赖于终身学习。终身学习的概念意蕴在芬兰被系统性创生,在思想层面,其在人本与功利立场融通作用下指向个体的持续学习和能力建构;在政治层面,终身学习被整体建构,以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保障教育与工作间的灵活过渡来预防社会排斥;在实践层面,强调在学会学习和激发学习动机中应对未来社会提出的挑战。在芬兰,终身学习是一种治理技术,指向个体生命历程管理的“正常化”;学习发展机会提供指向“成人化”;在社会投资战略中指向“职业主义”。此外,芬兰终身学习结构性认知和个体化实践间的张力、作为连接外围和城市中心之间的治理路径及其系统性实践方法,值得深入审思。

【关键词】芬兰终身学习;持续学习与能力建构;职业主义

【作者简介】李艳,女,江南大学教育院校聘副教授(江苏 无锡 214122);李家成,男,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比较教育研究》(京),2024.1.71~79,89

【基金项目】江苏省2022年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双减政策下江苏县域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JYC003)。

芬兰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经历了两次危机,国家失业率上升,劳动力逐渐老龄化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新的就业问题,这些现实使其不断反思如何解决加速变化的工作与生活要求、如何重新定义芬兰的全球竞争因素等。这也促使芬兰改革者进一步审视当前的教育系统,强调在一个全球竞争、生态可持续性危机和数字化的时代,必须敢于重新思考“生产”能力的最佳方式是什么。芬兰改革者认为,“能力”作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的基础可以应对这些挑战;^[1]为个体的未来建立一个坚实的能力基础需要以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做支撑。为此,芬兰教育与文化部在2022年发布的《2022-2026年教师教育发展计划》中指出,该计划的目标是使芬兰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系,支持个体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学习。因此,芬兰坚信个体未来的能力体系建设必须依赖终身学习,必须确保每个

人具有在各种生活条件下都有机会提高自己的能力。^[2]本文将通过对芬兰终身学习的相关政策文件、报告和学术论文等文献资料的综合解读与分析,深入剖析其概念意蕴和治理指向,以系统呈现当前芬兰终身学习领域发展图景的显著特征。

一、芬兰终身学习的概念意蕴

(一)思想层面:人本与功利立场融通作用下指向个体的持续学习与能力建构

在芬兰社会,终身学习作为强调“从学前到成人学习不同阶段的联结”以及“个体对于教育的普遍权利”的内涵长久受到重视,“学会生存”被视作一个终身的过程,其与德语“教化”密切相关,指向个体在社会中成长通过教育获得的必备知识以及成熟的道德和情感,个体既能成为团队成员,又能拥有个人自主权。从该视角出发,以人为本、以人的权利为基础的教育观和整体的教育原则在芬兰被广泛实践,并对

教育政策产生持续影响。目前,主导芬兰终身学习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将终身学习视为可以被行政规划的政治领域,是教育政策的重要构成;另一种视终身学习为贯穿个人一生、在不同生活领域的个人自觉活动。在前一种政策视角下,终身学习话语借鉴集体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关注经济福祉、社会稳定和国家凝聚力;在后一种个人层面上,倾向于使用人本主义话语,重点往往放在人的整体发展上。

20世纪60年代,考虑到终身学习发生的更为宏观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环境与条件,最初主导芬兰终身学习领域的话语从人本立场出发认为,应将整个社会都建设成为每个个体的学习资源。到20世纪70年代,芬兰更趋向于从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工具主义的功利立场出发理解终身学习内涵,在这种渐趋窄化的话语中,终身学习的概念与个体进修深造、专业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增长直接关联。20世纪90年代,低就业率、社会排斥等社会难题被解释为与“个体在学校获得的能力与快速变化的经济所需要的能力不匹配”紧密相关,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在强调其“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作好准备”中得以凸显。在日益复杂化的社会和快速变化的经济背景的双重作用下,终身学习在使劳动力适应变化的需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芬兰终身学习的政治话语转向确保劳动力市场安全以及经济竞争力,提升人力资本和保障就业已成为芬兰相关政策的中心。芬兰终身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发表的《学习的乐趣》中,充分肯定终身学习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同时,芬兰政府坚定地主张促进终身学习对个人和公民发展以及人力资源开发具有长远价值,并致力于将其作为国家人本主义事业的重要实践内容。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从经济角度来谈论终身学习,并通常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即个人对社会期望的回应主要通过参与生产性工作来实现,面对数字化进步所需要的公民技能的变化,人们需要不断学习提升就业能力和满足劳动力市场的能力。除此之外,关于终身学习的讨论还包括一种新的生命发展认识,即人们正在从受教育、工作和逐渐退休三个

阶段划分的生命发展周期,转变为一个以工作和学习交替与重叠为特征的生命发展新局面。因此,学习和发展能力成为人的现实生存需要,工作场所的设计必须使人们有可能在工作学习中“变老”,要建设包容性工作场所,在工作中建立学习伙伴关系。在芬兰,终身学习被认为是公民教育的理论框架,被认为是社会福利和持续发展的实用性社会理论体系。

因此,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只是芬兰终身学习的一个方面,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与更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和个人成长有关。不仅因为即使在未来,社会流动和社会包容的愿景无法脱离人通过“教育”获得一般知识与能力发展而实现,而且还因为人的整个职业生涯内部蕴含着更为系统的能满足人自我发展需要的学习机会。因此,提高工作和日常生活所需的能力,要求人们了解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发挥作用的结构性力量。换句话说,获得人本立场下广泛的一般知识与个体成长,和习得功利立场下劳动力市场需要的实用性能力的目标并不相互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从个人终身学习的经验来看,个体通过认知和实践使其目的化^[3],这一“主体化”可以被称为“自我民族志体验式学习”^[4],即在自我真实的生活经历中,通过认知思维架构与社会体验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基于经验的终身学习是一种接受文化基础与根据情境塑造行为和自我的途径,这些行为现象本能地与社会学习和认知学习贯通,因此,终身学习提供体验式的学习过程,激发人们正确做事的动机。因此,芬兰教育不以学校或正式教育而告终,也不会以获得学历学位为目的,而是强调整个生命都是学习经验的一部分,个人通过这一过程被培养成一个人,这一终身学习过程塑造了人的人性。

在上述人本与功利理念的综合作用下,芬兰为了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取得成功,更新了关于能力建设的体系架构。首先,明确指出在义务教育阶段获得的能力不足以使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个体能力发展不是建立在“从教育到工作”这样

的割裂式假设上。其次,芬兰明确需要新的方法来促进个人在工作中、闲暇时间以及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持续学习,使能力建设与工作同时进行,并融通为工作的构成。再次,以更广泛的方式支持培养个体能力,使教育和培训提供者、雇主等都承担个体能力发展的责任。最后,强调能力的提高必须与其他改革同步进行,创造一个持续学习的生态系统,以尽可能有效的方式回应学习者、社区和社会的能力需求,并从个人、社区和社会的角度了解能力建设和自我教育的动机与生成条件。

(二)政治层面:以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保障教育与工作间的灵活过渡来预防社会排斥

芬兰终身学习相关政策文件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终身学习被整体地建构,系统地融入教育政策和与教育有关的其他政策中。芬兰终身学习的理念和实践的连贯集成体现在教育系统的各个层次上,无论对于学术轨还是职业教育轨而言,芬兰学校“为学而教”被作为目标和方法推行,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被建构为一种社会机制与文化。芬兰以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保障教育与工作间的灵活过渡来预防社会排斥作为原则,指导整个教育系统中的终身教育活动。

芬兰终身教育体系由国民教育和继续教育两个部分组成,致力于为所有公民提供各类学习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继续接受教育,并保障不同学习阶段的有机衔接;促进公民学会如何学习,激发其对终身学习的积极性,并在此过程中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以整体方式支持个人发展,满足公民学习需求,改善社会融合。芬兰教育系统通过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来实践终身学习,同时,通过发展人们参与继续教育的能力来促进终身学习,注重在满足成年人教育需要的基础上实施继续教育。

在国民教育方面,芬兰学前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为儿童提供积极的学习经验,从而维持儿童的健康,并保护其自尊心,防止学习困难发生。根据芬兰国家核心课程,学前教育阶段的核心内容是“学习”,这

一阶段的基本目标是从“开始”就为每个孩子提供平等的学校教育机会,“学习如何学习”渗透并贯穿其中。在基础教育阶段,终身学习技能被认为是通用技能,对未来学习极其关键。^[5]芬兰国家核心课程指出,终身学习的目标是将学习扩展到不同的非正式学习环境,这意味着教育工作者必须将多样的社会环境视为学习的发生场景。芬兰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贯支持在正式与非正式学习环境构成的所有教育机构及不同教育阶段中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发展儿童的学习能力、提升其学习意愿和动力。在普通高级中学,芬兰终身学习的主要目标是为学生提供进一步学习的机会,以及提升学生评估自身学习能力的能力。在职业学校,持续学习尤为关键,对于处理未来和现实的新情况以及管理不断变化的工作生活环境,学会持续学习成为核心技能。在大学,培养自主的学习者是其重要目标,课程以项目化学习和服务性学习为基础,学习发生在与工作生活相关的组织合作中。

在继续教育方面,芬兰拥有大量的文科学校或成人夜校、大众高中、成人教育中心,这些学校提供非学位教育,并受政府资助,学费很低。除此之外,非正式学习在芬兰每个家庭中都存在,在提高公民教育和思想水平方面一直起着主要作用。“芬兰教育改造”(Education Finland Modification)希望提供芬兰最好的教育体系,个体可以通过微学习(Micro-learning)在快速变化的数字社会中激发自身学习潜力,保持自觉学习。

在芬兰,对于那些选择职业路径的个体而言,国家会提供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机会,使其可以继续沿着学术道路学习,反之亦然。芬兰教育系统的灵活性为离开教育系统的成年人提供条件和机会在生活中继续接受教育。因此,芬兰终身学习政策具有系统性,从教育系统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受到保障。在2020年春季,芬兰教育和文化部拨付2000万欧元用于开发新的教育工具,来支持创建超越传统教育形式和组织边界的学习活动,以促进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灵活利用学习机会。

(三)实践层面:在学会学习和激发学习动机中应对未来社会提出的挑战

芬兰形成了独特、基于互联网学习的社会氛围,然而,这个系统有赖于主体的主动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芬兰终身学习的实践层面强调自我激励和个体选择的特征。因此,芬兰终身学习基金会将强调学习的内在价值、促进对教育的广泛理解、重新思考未来作为其核心价值,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在评估教育成果的框架中将提升学会学习能力和激发终身学习动机作为所有学校的共同目标。芬兰的教育评估改革者认为,更详细的学习框架应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学生学习的意愿提升和持续学习的态度养成须扎根于日常生活,教育实践者要将支持与促进学生热爱学习作为信念,以防止教育功能失调。在芬兰,学会学习还被作为重要的评估内容。

芬兰终身学习的政策汇集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战略、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成人教育倡议以及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和支持措施。同时,终身学习作为一个持续和多方面的过程,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着个人的专业发展和成长。芬兰教育改革者认为,学会学习、激发学习动机对于应对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社会变革(如数字创新、日益增加的跨文化接触等)尤为必要,随着社会变化发展,创业精神和数字技能的提高日益受到关注。^[6]相应地,与终身学习相关的指导、帮助个人识别人生不同阶段所需的能力、支持他们对自己的教育和职业作出决定、正确管理自己的人生道路,可以帮助个体应对未来社会提出的挑战。因此,在芬兰看来,终身学习能够满足未来社会的需求,并确保其在应对未来挑战方面处于有利地位。芬兰通过基础教育培养个人的基本技能,并为其持续学习提供坚实的基础,提供学习工具(如人工智能、女性编程等)促使终身学习的开展不局限于公共教育,整合社会体系,使整个社会有机参与其中。芬兰未来的基础教育学校应能够确保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以支持其发展终身学习所需的意愿和能力^[7],芬兰的未来也将从电子学习走向移动学习。

芬兰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即提高和更新能力是未来社会的主要机遇与重大挑战,因此,将思维方式从教育系统转向“能力”系统,将教育提供者、利益相关的组织参与者以及学习技术开发者等包容进这一体系,共同创建未来社会的能力体系。芬兰终身学习政策将其出发点建构于“在变化的情况下促进个人成长,并利用技术发展促进学习”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一方面,认同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可能会改变甚至取代当前已有的工作任务与情境;另一方面,探索可能产生的新工作岗位和任务要求,以及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要求员工所具备的新能力。在此基础上,芬兰相信,虽然未来社会发展可能带来挑战,但是还将产生能够发挥每个人能力的新机会,也为服务于能力导向的教育改革提供重大机遇——无论是在工作方式、工作环境还是对学习的支持方面,个体未来的工作和学习将会变得更安全、更愉快、更富有成效。

二、芬兰终身学习的治理指向

(一)个体生命历程管理的“正常化”

芬兰通过终身学习将现实社会要求与未来社会挑战、国家经济发展与教育系统改革、就业市场稳定与个体能力建设等有机融通,最终回归人本身,并落脚到个体“学习”及其生命历程。其政策治理指向个体生命历程管理,内含个体通过处理复杂情境、丰富人生知识和自觉学习,努力使生存状态回归“正常化”的积极作为过程。因此,芬兰终身学习治理建构了富有生产力的公民形象,“正常化”本身就内蕴着个体生命历程管理应该在实践中遵循的规范性表征^[8],持续学习和能力建构是个体生命历程管理走向“正常化”的内在支撑,偏离“正常”的生活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人缺乏学习动力或学习能力,需要社会提供保护和指导。在芬兰,尽管社会阶层、家庭背景、种族构成等结构性因素在个体的生命历程形成中能够产生作用,但在其政策层面,个体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变得自治、进取和积极主动已经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生命发展形象。

人们在生活中倾向于遵循适龄行为和过渡顺序

进行生命历程管理,该规范模式和发展途径形成的原因之一是国家及其行政机构通过监管个体生命发展历程,使其在制度化中走向社会化,因此,生命历程管理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的范式就是指这种由文化定义的生活模式的制度化构建。在社会学研究中,生命历程的概念以不同的方式被定义,从“人们通过社会空间运动的复杂性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程度”到“一种随年龄跨度区分事件与认知角色的时间模式”,描绘人生的社会轮廓,为人类从受孕、出生到死亡的发展动态提供“近似”的内容^[9]。然而,个人生命历程具有多维性,因为人们在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充满多样性的生活领域中发展,并在置身于现代社会功能各异的领域中回应、创造人的丰富性。由于芬兰社会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深刻变化,生命历程变得不那么相似,特定类型的生命历程的统治地位变弱了,社会期望的“正常”生命历程和公共干预的首要愿景内含着实现个体的个性,这一“正常化”过程通常暗含在社会发展中生命历程管理的“去标准化”^[10]。

在芬兰,随着市场不稳定、职业生涯过度灵活和学历过剩等的发展,个人生命历程的管理成为许多青年人面临的共同难题。在这种背景下,芬兰政府认为促进终身学习可以为个体生命历程管理的“正常化”提供实践方向,在补偿劳动力市场机会分配不均、应对未来数字社会提出的挑战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也可以在为个人赋能中使个体在变化中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二)学习发展机会提供的“成人化”

除提供高质量的学校教育外,成人教育作为芬兰终身学习理念落实于实践的关键方式与重要内容,在芬兰的参与率很高。成人教育主要目标是为所有民众提供贯穿人生各阶段的受教育机会,在确保劳动力满足未来社会需要的基础上提升适龄劳动力的可持续劳动能力和生产效率,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提升。芬兰还制定《成人教育培训战略行动计划》,详细规划终身教育的具体实施,明确组织实施机构、经费保障,进一步规划以成人教育为核心的终

身教育,着力覆盖所有具有学习需求的成年群体,政府、社会、学校以合作与信任为基础,为成年人提供强大的教育发展保障系统。

20世纪80年代,芬兰成人教育主要与自由成人教育机构有关,并已经采取措施扩大专门针对面向就业资格证书获得的教育和补充培训。该系统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期间发展起来,芬兰失业率的急剧上升使劳动力市场培训和理工学院迅速增加。当时成人教育政策以1998年的《职业教育法案》和《通才教育法案》为代表,这两个法案规范了以学徒培训、民众高中、成人教育中心、学习中心、体育中心和暑期大学为主的成人教育机构的发展。2007—2011年,芬兰政府任期的工作重点是成人教育改革,举措包括实施自由成人教育发展计划,改善学徒培训,提高教学人员的能力,支持移民就业和融入社会。至此,芬兰成人教育改革构建了包括成人职业教育和培训、学徒培训、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成人教育、成人劳动力市场培训和在职人员培训的框架。芬兰政府认为,未来成人教育还需解决一些关键问题,包括加强工作生活中的学习,提升以不同方式和形式获得的技能认可度,促进以灵活方式融合学习的机会创生,以及加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成人教育。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以“提供更加有效的成人教育信息指导和咨询服务,增加在成人教育中所占比例最少群体的学习机会,明确成人教育的福利制度,并扩大资助范围”为基础。^[11]

成人教育在芬兰能够为其公民在不确定性中带来安全,成人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致力于通过促进非正式学习来帮助人们适应新现实,并获得生活中需要的生存技能。非正式学习在芬兰的“自由”教育中心网络有着悠久的传统,其目标不是由外部或“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来设定,而是由机构内部根据当地的文化和教育需求灵活作出决策。在构建学习发展保障体系的基础上,芬兰实行终身学习国家战略,树立“学习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并以任何方式进行”的观念,各大学都在从事继续教育,许多大学或机构都是开放大学的一部分。自2002年以来,芬兰实施

促进老年员工发展的终身学习计划,第三年龄大学作为实施老年教育的主要机构发展迅速^[12],芬兰的第三年龄大学充分利用当地大学资源,参与人群以平均年龄在65岁左右的老年人群为主。

(三)社会投资战略建构的“职业主义”

芬兰政策制定者将终身学习作为支持适龄劳动力克服被社会排斥的重要手段,支持他们通过终身学习适应劳动力市场。^[13]芬兰政府在《国家五年计划》中,把终身学习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强调将终身学习理念融入教育体系中,丰富个人知识储备,提高职业技能,推动社会公平正义。

在芬兰,社会投资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作为一种政策视角,支持福利国家利用公共资源采用更具生产性的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包容和保持经济竞争力。芬兰社会投资战略在终身学习上的实施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教育福利提供依赖于国家的同时具有不可持续性,终身学习政策受市场逻辑影响的功能主义教育观支配,注重培养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实用能力,这种对教育科学的“功能主义”理解与第二种更全面和“整体”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第二种旨在将传统的社会保护政策与促进社会融合结合起来,以增加个体参与和自我实现的机会以及就业选择的可能性。根据“第三条道路”观点,社会不平等产生经济活力,福利国家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从传统的社会保护转向促进人力资本发展的积极政策。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学者认为,减少不平等对提高经济效率是必要的,新的福利国家架构应该建立在“投资战略”和“保护战略”的基础上。由上述社会民主主义学者与“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的综合贡献所孕育的社会投资战略,可以被视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种变革典范,它支持侧重于预防而非保护的政策干预。教育和培训政策是政策组合的核心,其目的是使个人为不确定性未来作好准备,而不是为个体在风险发生时提供补偿性干预。

在社会投资战略下,芬兰的终身学习政策指向“职业主义”,可分为两大类实践,即学徒制和就业能

力培训课程。学徒制旨在提供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以获得与行业和工作机构相关的技能;而就业能力课程旨在激活失业青年的就业能力,使他们为满足工作需求作好准备。在这两种情况中,芬兰的终身学习都非常注重满足雇主所需的技能,由于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经济结构不同,这些技能需求也有所不同。从劳动力供需角度来看,一方面,以供给为中心的理论更强调就业能力的个人因素,如个人态度、横向和可转移的技能、求职能力、适应性和灵活性等。^[14]另一方面,以需求为重点的实践更重视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因素、宏观经济环境、工作特点、外部资助和指导,以及其他社会政策对青年人生活条件的影响等。在芬兰,由于以供给为中心的理论主导了有关就业能力的政策论述,改善就业机会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就落在教育制度和个人身上。在芬兰教育中,存在课程过于学术化、学生获得的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差距等问题,职业学校和培训中心被认为应努力改善教育质量以更好地满足雇主需要。1998年,芬兰工业雇主提交了一份题目为《学习——终身持续的过程:工业的终身学习观》的报告,指出企业要维护职工终身学习的权利,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确保个人的专业发展,从而维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成就。在芬兰,个体获得职业资格的关键能力是:学会学习和解决问题、主动性和创业精神、可持续发展、积极的公民意识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芬兰出台了应对疫情危机的恢复计划,实施包括再培训和提高专业技能的战略方针,支持个人技能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提升。例如,增加在线服务,开发在工作中学习的指导服务系统,提供个性化和有意义的高质量职业咨询,为中小企业和自营职业者提供经济奖励与特别支持,研究为终身学习和专业技能发展提供公共与私人资助的可能模式,与相关主体共同确定未来社会所需的个体技能并探索变革机会等,这些都成为芬兰终身学习相关的重点建议内容,这些既需要政府和社会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还需要芬兰政府在终身学习、劳动力再培训和提高专业技能方面进行投资。

三、对芬兰终身学习的实践审思

(一)终身学习的结构性认知和个体化实践间存在张力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在芬兰如何通过教育和劳动市场政策支持适龄劳动力成为并保持“称职的”劳动者身份,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尽管政策干预存在不同逻辑,但其在很大程度上都聚焦到终身学习,从个体性格、能力发展和抱负实现层面来寻找解决社会结构性难题的策略。芬兰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先进的知识型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就业机会更多更好,社会凝聚力更强,同时为子孙后代保护好环境”^[15]。在这种政策背景下,确保芬兰教育的整体发展及社会福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和地区政府提供的终身学习与培训机会。因此,在芬兰,人们将大量注意力放在优化整个国家的终身学习计划的范围和效力上。

在芬兰,青年作为终身学习的积极塑造者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国家提供为个人赋能的学习机会,从个体能力提升的角度来促进青年学习的能动性。但是,芬兰终身学习改革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主体是否有提升自我的动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是否愿意接受外部机构的影响,而且还与主体的学习体验有关。芬兰与终身学习相关的制度设计和话语建构存在将个体视为被动接受者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从上到下的特权视角。在芬兰,许多青年群体缺失制定和实践自己人生计划与选择未来道路的支持环境,一些人发现自己处于弱势地位,无法成功地接受教育和培训,或者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这造成结构性难题认知思维和个体化难题解决策略间的明显不匹配。

这就意味着,虽然芬兰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了青年人面临的结构性困难,但是倾向于从个人干预层面制定政策解决方案,这可能会促使青年群体在努力实现社会预期中减少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并导致他们对相关政策和实践感到沮丧或失去兴趣。因此,为理解芬兰终身学习政策如何实施并发挥作用,需要克服将青年视为被动主体的误区,因为

这种观点建立在预设他们缺乏就业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他们视为可被改变的同质群体。相反,应由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与行动者共同探索为主体赋权的实践空间。

(二)作为政策治理路径的终身学习存在批判空间

芬兰终身学习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是用不同路径在整个社会实现以城市中心为建构特征的发展,因此,解释芬兰终身学习的重要指标是生产力,就业能力被认为是能被改变、备受重视的符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述与欧洲目前的青年教育劳工政策“青年保障计划”具有内在一致性,该计划根据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距离”来描述其所处状况。芬兰终身学习实践路径的探索聚焦在其组织过程,考量其结构化过程,重点审视其在终身学习路线的通行管制与使用的基本规则上,即什么应该是通过实践路线所追求的“正确”目标,发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政策取向的理解偏向,即在支持个人赋能与作为经济增长工具间的偏向程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工具旨在以最有效的方式减少外围空间和城市中心之间的距离,并在整个行动中集中干预个体缺陷,调整能力结构以适应城市中心的标准。前者提供持续、多样的实践路径,旨在为个体提供学习体验。简言之,根据芬兰终身学习政策实践中的主导概念,可以观察到终身学习的两种发展路线:一是不太标准化和以体验为导向的路线,二是以与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尽可能可持续为导向的路线。

在一定程度上,终身学习更倾向于被作为连接外围和城市中心的政策治理路径,但是,如何在这种背景下保障空间“正义”的要求?在审视这个问题时,首先要澄清的是承认这一领域内权力不平衡的影响以及经济导向实践的原因,其次要清楚地认识到其实践一方面受到主体自我认知与潜在资源可用性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外部终身学习机会的可获得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空间正义的协商可以在微观实践层面上寻求,重新构建个体的终身学习实践,并将其作为对个体生命历程管理的支

持。相关主体运用批判性空间思维削弱和消除作为劳动者所遭受的不公正,反抗基于种族、性别和国籍的压迫形式的文化和政治统治^[16],并减少各种形式的歧视和不公正,补偿城市中心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组织下产生的空间不平等,这些均有赖于自下而上的自觉践行。对终身学习的探索应超越对政策实现的单一维度评价,注重探索相关政策制定、实施过程的影响因素在一定空间内的相互作用,以阐释具体情境、相关主体的社会关系如何形塑政策实现机制。

终身学习已成为芬兰各级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种体系发展中,组织机构之间及其内部的责任边界变得模糊,并呈现三个特征:终身学习不仅事关公共教育,除了政府外,企业、非政府组织、个人等都能参与终身学习的问题解决和机会建构,参与塑造社会的未来;相关主体拥有共同利益,终身学习需要更广泛的行动者自觉联结,创生行动方法;终身学习战略既以社会发展为导向,又能在反映社会发展中实现未来的社会发展。^[17]芬兰终身学习的治理促使人们从注重活动关系的协调、“控制”或“指导”转向强调系统中的监管结构^[18],使相关主体能够“理解不同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主体间在不同层面上具有的授权、监管和调节的权力”。因此,终身学习是一项多维且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需要了解整体上的共同行动及其在不同领域的独特发展要求和保障体系建设。

(三)社会投资的可持续性有赖于结构性改革与系统性方法

随着数字化和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日常生活、工作要求和社区环境,为了适应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世界,芬兰重新思考了能力如何产生这一问题,对社会责任分工和教育资金来源进行了评估,对终身学习进行了改革。芬兰政府认为工作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学习新事物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成为未来工作场景需要的个体能力。芬兰还建构了以能力目标为导向的终身学习政策,不仅形成了不断学习的氛围,而且促进了适龄劳动力所需知识和技

能的发展。成人学习机会的提供旨在提高和更新能力,回应成年人的自我发展需求,满足个人兴趣和偏好,并培养公民技能。在指向“职业主义”的社会投资战略中,对能力的有效投资可以防止个人出现无法适应未来职业生活的情况,提高公共投资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增加终身学习战略的可持续性。

社会投资战略下的终身学习实践需要结构性改革。从宏观层面来看,终身学习实践依赖政治层面对于投入回报的科学理解、开发联合战略的决策途径、目标重点转向满足劳动力市场能力需求等,这需要政策取向、资源配置、实践支持等外显的结构性改革。从中观层面来看,终身学习实践须直面内含的权力动力机制、供需主体间关系建构等半外显层面的改革,其中基于知识的管理、为技能更新开发支持性生态系统是重点。在微观层面,还与个体心智模式密切相关^[19],终身学习是主体在理智判断与意愿强化下生成的稳定行为,个体在调试自我与适应环境中生成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与学习文化。在终身学习的结构性改革中,个体心智模式是外显、半外显层面发挥作用与影响的基础。芬兰终身学习战略还需要系统性方法,必须直面一定区域内所需的个体能力要求,在增加大众受教育机会的同时注重支持更多样化能力的发展。这要求相关主体在实践中转变思维定式,将主体置于学习现象的中心;相关各方合作制定共同的终身学习战略,就能力发展长期投资的预期结果达成更广泛的政治共识;关键主体必须评估发展工作,以满足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能力需求;终身学习提供者为用户导向的基础上,通过跨部门协作建立数字化服务网络^[20],开发基于知识、多元主体的管理模式,在寻求平等和可持续中实现终身学习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SAHLBERG P. Finland's school reforms won't scrap subjects altogether[EB/OL].(2015-03-25)[2023-08-01]. <https://theconversation.com/finlands-school-reforms-wont-scrap-subjects->

altogether-39328.

[2]MARCELO P A. et al. Between knowledge and economy: lifelong learning policies for young adults in Europe[M]. Bristol: 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 and Policy Press, 2020: 3-20.

[3]FOUCAULT M.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M]//LUTHER M H, GUTMAN H, HUTTON P H.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Tavistock: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16-49.

[4]RAJBHANDARI M M S. My life long learning realm: an autoethnography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Finland[EB/OL].(2011-02-11)[2023-08-01].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517496.pdf>.

[5]Finn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 New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for basic education: focus on school culture and integrative approach[EB/OL].(2016)[2023-05-06]. <https://www.oph.fi/en/statistics-and-publications/publications/new-national-core-curriculum-basic-education-focus-school.2016>.

[6]MUUKKONEN H, HAKKARAINEN K, LAKKALA M. Collaborative technology for facilitating progressive inquiry: the future learning environment tools[EB/OL].(1999)[2023-05-06]. <https://repository.isls.org/bitstream/1/4347/1/567-581.pdf>.

[7]SILANDER P. Digital pedagogy[M]//MATTILA P, SILANDER P. How to create the school of the future: r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design from Finland. Oulu: University of Oulu, 2015: 9-26.

[8]SAARI A, SALMELA S, VILKKILA J. Governing autonomy: subjectivity, freedom, and knowledge in Finnish curriculum discourse[M]//PINAR W.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urriculum research.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14: 183-200.

[9]BENASSO S, BOUILLET D, et al. Landscapes of lifelong learning policies across Europe: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EB/OL].(2022)[2023-05-06]. <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3-030-96454-2>

[10]ELZINGA C H, LIEFBROER A C. Destandardization of family-life trajectories of young adult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07, 23(3): 225-250.

[11]HATONEN H. Competence map for workplace instruc-

tors[EB/OL].(2013-04-02)[2023-08-09]. <https://epale.ec.europa.eu/en/resource-centre/content/competence-map-workplace-instructors>

[12]FORMOSA M. Universities of the third age: a rationale for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in later life[J]. Journal of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2010, 8(3): 197-219.

[13]Finn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 Finnish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EB/OL].(2014-01-06)[2023-05-06]. <https://www.oph.fi/en/education-system/finnish-vocational-education-and-training>.

[14]PECK J, THEODORE N. Beyond "employability"[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24(6): 729-49.

[15]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stablishing an action programme in the field of lifelong learning[EB/OL].(2006-11-15)[2023-09-1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6D1720&from=EN>.

[16]GRANT C A. Depoliticization of the language of social justice, multiculturalism,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J].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Review, 2016, 8(1): 1-13.

[17]KOOIMAN J, BAVINCK M. Th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M]//KOOIMAN J, BAVINCK M, JENTOF S, et al. Fish for life: interactive governance for fisheri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24.

[18]PARREIRA DO AMARAL M, KOVACHEVA S, RAMBLA X. Lifelong learning policies for young adults in Europe: navigating between knowledge and economy[M]. Bristol: Policy Press, 2019: 3-20.

[19]VESA A. Sitra's seven recommendations for lifelong learning in Finland: summary[EB/OL].(2022-03-09)[2023-08-10]. <https://www.sitra.fi/en/publications/sitrasseven-recommendations-for-lifelong-learning-in-finland/>.

[20]The Finnish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and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Employment. Finnish national lifelong guidance strategy 2020-2023[EB/OL].(2021-12-21)[2023-09-10]. <https://www.euroguidance.eu/finnish-national-lifelong-guidance-strategy-2020-2023-now-available-in-english>.